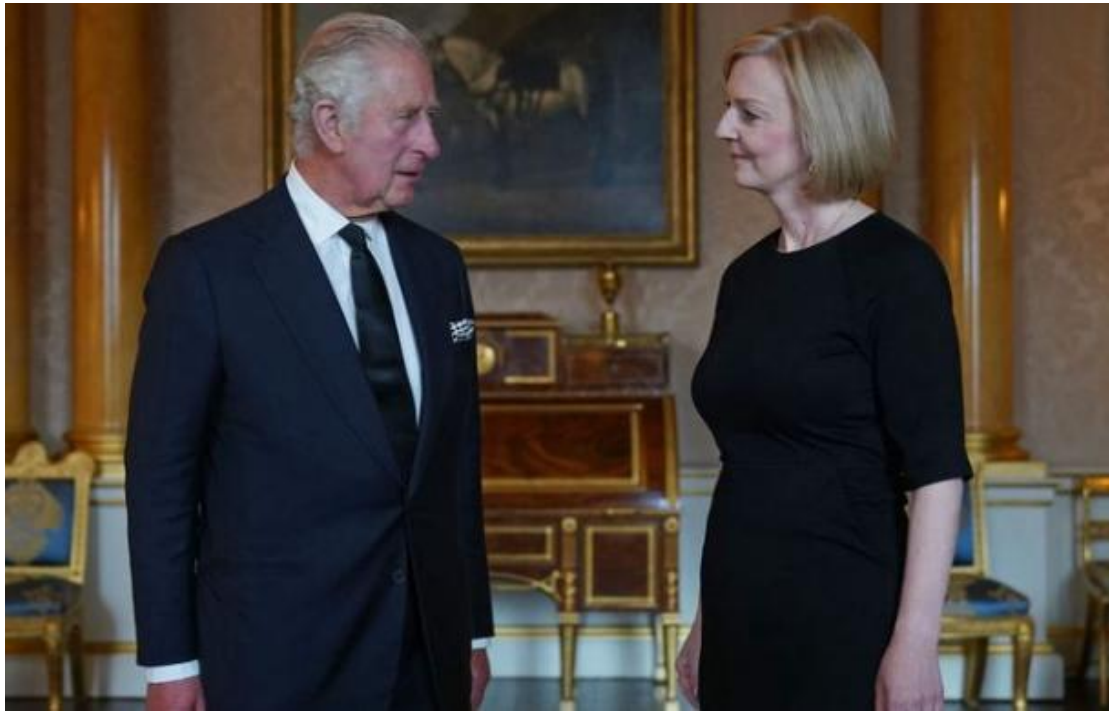


特拉斯应有的领悟：英国不是美国

里根主义是个好主意。没有美元的里根主义就不是。然而英国新首相的施政理念恰恰可以用“没有美元的里根主义”来形容。



在伊夫林·沃的小说《故园风雨后》快到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游轮上的场景明显意在嘲弄美国人。有一个角色名为“参议员斯杜文森-奥格兰德”。每一杯饮料都放了冰块。没有人能够分辨友谊与“不亲假亲”。毫无疑问，英格兰脾气最差的伟大小说家写过更精彩的东西，但这个片段具有启发性，因为它描写了英国保守党人看不起美国的年代。

这种态度自有它的用途。即使没什么别的，当时的英国精英阶层明白一个道理：美国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岛国，英国不能指望从一个资源丰富、大陆规模的市场借鉴施政理念。

如果说当年的反美主义是不好的，不妨看看它的反面做了什么。当下的英国陷入困境，是因为它的精英如此痴迷于美国，以至于分不清美国与自己国家之间的差别。英国不发行世界的储备货币。市场对其主权债务没有近乎无限的需求。它不能像美国共和党人有时会做的那样，想减税就减税，只是指望未来的立法者将会削减公共支出。里根主义是个好主意。没有美元的里根主义就不是。然而，如果说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有一套施政纲领，那么“没有美元的里根主义”这四个词就是对它的恰当形容。

只有当你假设英国是一个拥有 3.3 亿人口、年度经济产出高达 20 万亿美元的国家，英国近年所做和所想的很多事情才是有道理的。例如它可以将欧盟视为一个平起平坐的谈判对手的想法；或者它可以在放弃欧洲市场的同时，决定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变得挑剔；或者押注于华盛顿将会考虑一项有意义的双边贸易协定。只有超级大国才有资格按照这种假设行事。

为什么英国认为它也可以这么做？请不要责怪帝国怀旧情怀。（如果是那样，法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会表现出同样的狂妄

自大。)应该归咎于语言的扭曲效应。正因为英国的统治阶级可以像关注国内政治一样轻松地关注美国政治,所以他们迷失在其中。他们忽略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别。于事无补的是一个吊诡的事实:英国精英们扎堆居住的首都不输给美国的任何大城市,尽管英国总人口是美国的五分之一。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从伦敦的视角看,这两个国家似乎具有可比性。

没有美元的里根主义:这不是一位女士的武断和心血来潮,而是崇拜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 美国传记作者——译者注)的威斯敏斯特对美国的数十年关注(却未得到对方的同等关注)登峰造极。英国的公共话语让你以为地球上只有两个主权国家。如果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比美国的医疗模式更公平,那它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如果伊丽莎白二世比唐纳德·特朗普更好,那么君主制就必定胜过共和制。从移民到能源,巴黎或柏林是对英国重要得多的地方。然而,说不出法国或德国政府任何内阁成员姓名的英国精英,却在关注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欧盟或许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监管超级大国。英国政客却发现爱荷华州更有趣。

左翼和特拉斯一样有过错。从2010年到2015年,“紧缩”政策的批评者敦促保守党仿效更为柔性的美国做法。这种跨大西洋比较的潜台词是,时任首相戴维·卡梅伦有“美元王”撑腰。在那之后不久,英国左翼从种族历史完全不同的美国共和国引进了身份认同政治。

伊夫林·沃那一代的反美主义是任性的，本质上是对大英帝国的超越者心存芥蒂，并将这种心理伪装成品位高雅。但至少它没有任何幻想。当年的势利者明白美国是一个陌生、无法模仿的国度。看不起美国的保守党前辈——哈罗德·麦克米伦、特德·希思——比工党的很多人更快看出英国属于欧洲。

特拉斯和她这一代保守党人没有那种居高临下、但归根结底要与美国保持健康距离的态度。以她吹嘘的供给侧革命为例。像所有空谈自由市场主义者（她从未创办过企业）一样，她相信她的国家只要放松监管，就能迸发美国那种创业活力。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在美国，一款成功产品的达拉斯创造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推广到洛杉矶和波士顿。英国并不坐拥数亿人的市场。（它有过，但现任财政大臣本人在公投中投票支持退出。）忽略这一点的人，也可能会错过英国国债和美国国债对投资者吸引力的不同。

上月，我曾写到特拉斯可能撑不到下一次选举，对此一些读者不以为然。但就连我也想不到她会这么快就绊倒。我猜，把你的国家误认为是一个超级大国，也算是一种爱国主义吧。